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何炳松讲历史

He Bingsong Jiang Lishi

何炳松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往往趋向于专门的研究，希望专长一个方面的现象，足以阻止他们知识的进步。好的历史著作同坏的历史著作的不同地方，或就在作者有没有“史心”。“史心”这个东西，来一定要比从前还要发达，因为所有历史著作，假使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且教训的，应该都有这种精神贯注在里面，不应仅仅集了许多历史的原料就算了事。——《新史学·历史的新同盟》

然历史最大之用，实在其有培养智慧之功。盖受史法之训练者，辄能无疑，悉心考证，轻信陋习，借以革除。此研究态度之有益于智慧者一也。历史上所有之社会，文明高下，至为不齐。学者研究之余，深知人类习俗，其来有自。对于现代人类殊异之风尚，每能深表同情。此驱除成见之有益于智慧二也。历史所述，为古今社会之变迁，及人事之演化。吾人借此得恍然于人类社会之消长盈虚，势所必至。革新改善，里有固然。此努力进之有益于智慧三也。凡此皆研究历史之益也，至于多识前言往行，尤其次焉者耳。——《历史研究法·第十章 结论》

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是也。其特性在于描述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续，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通史新义·第十一章 历史之种

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往往趋向于专门的研究，希望专长一个方面；这种现象，足以阻止他们知识的进步。好的历史著作同坏的历史著作的不同地方，或就在作者有“史心”。“史心”这个东西，将来一定要比从前还要发达，因为所有历史著作，假使要成为建设的，而且教训的，应该都有这种《通史新义·第十一章 历史之种

何炳松讲历史

He Bingsong Jiang Lishi

何炳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何炳松讲历史 / 何炳松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ISBN 978-7-5506-0089-8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817号

- 书 名 何炳松讲历史
著 者 何炳松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89-8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

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 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 20 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目 录

新史学	(1)
新史学序	朱希祖 (3)
译者导言	(7)
译者再志	(18)
一、新史学	(19)
二、历史的历史	(33)
三、历史的新同盟	(55)
四、思想史的回顾	(69)
五、普通人应读的历史	(85)
六、“罗马的灭亡”	(96)
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	(118)
八、史光下的守旧精神	(137)
历史研究法	(153)
序	(155)
第一章 绪论	(159)
第二章 博采	(162)
第三章 辨讹	(165)
第四章 知人	(169)
第五章 考证与著述	(174)
第六章 明义	(178)
第七章 断事	(182)

第八章 编比	(186)
第九章 著作	(191)
第十章 结论	(197)
通史新义	(201)
自序	(203)
导言 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	(213)
上编 社会史料研究法	(219)
第一章 史料之理论	(219)
第二章 考订之原理	(224)
第三章 史料来历之考订	(231)
第四章 诠释之考订	(233)
第五章 诚伪及正确之考订	(237)
第六章 事实之利用	(244)
第七章 事实之编比	(251)
第八章 社会科学事实之编比	(258)
第九章 并时事实之编比法	(264)
第十章 连续事实之编比法	(271)
下编 社会史研究法	(277)
第十一章 历史之种类	(277)
第十二章 社会史之现状	(284)
第十三章 社会事实之编比	(291)
第十四章 社会史之特殊困难	(296)
第十五章 社会团体之决定	(303)
第十六章 演化之研究	(308)
第十七章 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	(315)
第十八章 社会史之系统	(321)
第十九章 社会史与其他历史之连锁	(325)
第二十章 单独事实及于社会事实之影响	(331)
第二十一章 集合事实及于社会生活之影响	(338)
结论	(342)

新 史 学

〔美〕鲁滨孙 著

新史学序

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 Lamprecht 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Lamprecht 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研究，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学的发展。那时史学系中又有《历史研究法》一课，就请金华何炳松先生担任，何先生用美国 Robinson 所著的《新史学》原本做课本，颇受学生欢迎。我那时就请何先生把《新史学》译做中文，使吾国学界知道新史学的原理。不到一年，《新史学》一书果然译成，何先生就叫吾做一序。

我看《新史学》全书，共分八篇：其中一、《新史学》，二、《历史的历史》，三、《历史的新同盟》，八、《史光下的守旧精神》这四篇最重要。四、《思想史的回顾》，五、《普通人应读的历史》，这两篇次之。六、《“罗马的灭亡”》，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这两篇又次之。他最要紧的话，在第一篇里，他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在第二篇里，他说：“历史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同指导者，他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我看 Robinson 这部书，都是消极的话——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他积极的话——建设新史学方法的说话——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其中尤以“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

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这句话为最简括切实。我读了这几句话，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的尚不算错。

Robinson 在他《新史学》第二篇里，还说：“德国 Hegel 的《历史哲学》，将人类最高的地位给与他的同胞，所以德国人异常傲慢。……因此历史的研究同著作，就有一种民族的同爱国的精神贯注在里面。”又说：“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初年，历史家研究历史，很是用心的批评的以教训或娱乐读者为目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在历史里面，要想发见政治家或军事家的模范，要想推翻异端的神道，要想说明旧教徒是对的，或者新教徒是对的，要想说明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的步骤，或者要想说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出来的，永远不回去，——这几种目的，虽然有时研究得很深奥，却是非科学的。”Hegel 的《历史哲学》有一种民族的和爱国的见解，自然和从前的旧史学一样，都应当排斥的。但是 Hegel 的《历史哲学》虽然应当排斥；历史哲学一科和别种科学一样，常常进步的，是不应当排斥！有人说：“德国自 Hegel 以后，没有历史哲学，所以历史哲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不知道德国自 Hegel 以后，还有几个历史哲学的大家。一九一二年美国 Robinson《新史学》出版以后，德国 Mehlis 就有一大部《历史哲学》出版。Hegel 是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Mehlis 是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的主义是很不相同的。

Mehlis 的《历史哲学》分为三部：第一部、历史哲学的问题，即历史和普通史的理论。其中一、历史哲学及其问题一般的性质；二、哲学的概念；三、历史的概念；四、历史论理学问题；五、历史的价值论问题；六、普遍史问题。第二部、历史哲学的历史。第三部、历史哲学的体系，即普遍史内容上的构造。其中一、历史的事象意义；二、普遍史的过程上一一般的构造；三、宗教的发达；四、艺术的发达；五、哲学的发达；六、道德的国家的发达。这部书实在是科学的。虽然是历史哲学，他的实质，实在是一种社会哲学。这部书的内容，都是积极的说话，于研究史学的人，很有实际的利益。不过这部书说理很深，未曾研究过社会学哲学，不能领会的。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 Robinson 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

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

还有一层,Robinson的《新史学》第六篇,主张历史是连续的,说明断代的不妥,把历史的时间须连贯;Lamprecht和Mehlis都主张历史是全人类的,国别史断不能完善历史的功能,所以二人都归宿到世界史或普遍史,把历史的空间须连贯。照这样看来,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那么可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而且他们的学说,殊途同归,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可见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庶几不负何先生的苦心呵!

民国十年八月十日海盐朱希祖谨序

译者导言

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为从前美国 Columbia 大学的历史教授。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他著有多种历史的著作。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同 Breasted 同 Beard 两教授合著的《欧洲史大纲》二卷;同 Beard 合著的《近世欧洲发达史》二卷、《近世欧洲史料读本》二卷;独著的《中古近世史》一卷、《欧洲史料读本》二卷。至于《新史学》这部书,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从一九一二年出版以来,风行一世,实在是博士数十年来研究同教授历史的结果。书分八篇,各篇统是一种演讲稿的性质,自成系统的。现在我先将这本书的内容,大略同读者述了一遍。

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意义,他的大意如下:

历史的意义是很广的。历史的材料是很杂的。旧日历史家对于选择史材,实在不甚妥当。例如叙述学问复兴时代的历史,不说明 Dante, Petrarch, Lorenzo 是什么人,偏叙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战争。又如叙述十八世纪的欧洲史,不说明法国革命的由来,偏叙奥地利国务大臣的更迭。又如叙述法国革命,不说明他的起源,偏叙那时候各封士间的纷纭。总而言之,从前的历史家差不多专以叙述人名地名为极则。他们以为有了一个人名地名的大纲,就可以做历史知识的根本;其余枝叶,日后添加不迟。其实研究历史的,并没有专记人名地名同时期的必要。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那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此外还有一种专述惊心触目的事实的趋向。其实历史这样东西,并不是小说;而且几件特别的事实,断不能代表人类各种事业的全部。又有以为人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里面的。历史家对于乱事津津乐道,对于平时轻轻略过,以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和平进步,是专门学者的事业,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其实各种制度的发达,可以使他生出兴趣来。研究历史的只要叙述可以说明人类进步的事实,删去无关宏旨的轶闻,那就好了。

至于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

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们要想有点贡献,必先明白现在的状况;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必先知道他们的来历。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面去。

第二篇是说明史学观念的变迁,他的大意如下:

自古至今,历史的观念已经过许多的变化了。到了现在,史心的发达可谓盛极了。欧洲上古时代的历史家,虽然能够秉笔直书,没有什么宗教的臭味;但是太偏重文学的方面;所以历史几乎变成文学的附属品。

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以后,历史就脱去文学的衣裳,穿上宗教的大褂。基督教徒以为历史是一种人类善恶相战登天入地的说明书。他们总算能够发明一种贯注历史的精神。但是牺牲太大了。有关基督教的事实,虽小亦大,虽轻亦重;无关的,虽大亦小,虽重亦轻。Augustine 所著的《上帝之城》,同他的弟子 Orosius 所著的《通史》,就是两个例。历史上宗教的臭味,在学问复兴以后,还是很盛。Bossuet 的著作,就是明证。宗教改革以后,无论新旧教徒,还是利用历史来做宗教战争的武器。如新教徒所著的 The Magdeburg Centuries 一书,同 Baronius 所著的历史,就是这两派的代表。到了现在,历史界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的束缚。Janssen 的《德国民族史》,就是一个最著的例。

但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已经有许多历史家想脱去历史的宗教衣裳,现出他本来的世俗面目。Machiavelli 同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到了十八世纪有 Gibbon, Voltaire, Hume 这班人,不但要使历史变成世界的,而且要代他再穿上文学的衣裳。Bolingbroke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说,历史是哲学的实例,可资借镜。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Voltaire 著过一部《历史哲学》同一部《各国民族风俗精神史》,以攻击当日宗教同制度为宗旨,所以没有十分批评的精神。Herder 著了一部《历史哲学》同一部《对于人类史的观念》。他以为人类的进步,有一定的定律。他实在是一个传奇派的先驱。

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历史的新兴味发生了最著的,就是 Montesquien 的《法意》。因此激起了后代宪法史的研究。法国革命初

年,史学方面有一种大同主义。革命以后,忽然激起一个民族主义来。这个主义在德国方面尤其发达。因此就有很著名的 Hegel《历史哲学》的出世。他说历史上有一个世界精神,这个精神就寄在德国人的身上。这个学说大大激起历史上爱国的观念。最著名的《德国史材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不久就出版了。从此德国的历史家如 Ranke, Dahn 这班人,就执世界上历史界的牛耳。政治史这种东西就成为尽美尽善的历史。

但是上面所述的种种历史观念,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自从近来历史抱有科学的野心以后,就生出两个结果来:第一、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史料,加以严密的批评。第二、就是著述历史,秉笔直书。但是批评材料同秉笔直书两件事体,不过是历史科学化的初步,并不是科学化的历史本身。科学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第二)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新科学中最初有影响于历史的,要推经济学。Karl Marx 说,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但是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质,实在难得的很。后来科学家里面,很有想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人,最著的例,就是 Buckle 的《文明史》。他以为人类进化,有唯物的同唯心的两种定律。不过他同 Marx 不同,以为欧洲文明发达的很,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适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历史所谓科学,同化学物理所谓科学,是不同的。人类的欲望同思想如此复杂,历史的材料如此残缺, Buckle 同 Draper 这班人的梦想,当然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类,至少已经有三十万年了。我们普通所谓古人,实在是我们的同辈。Buckle 这班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会研究人类进步的定律,实在是“坐井观天”。总之,我们要知道历史所以不能成为纯粹科学,并不是历史家的罪过,实在因为历史的材料同他种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

历史要变为科学的,必先变为历史的才可,——就是说,研究历史不但研究历史的“然”,而且要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同文学不同的原因,亦就是历史所以升为科学的缘故。

近来有人说,现在各种科学各有历史,历史本身恐怕要瓜分尽了。其实历史的分工研究,不但不会将历史瓜分了;而且同历史本身,有相得益彰的妙用。而且各种分类研究的结果,断不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融会贯通的责任,还是要历史家独负的。

第三篇是说明历史同各种新科学的关系,他的大意如下:

历史不能不常常重编的。但是重编了,就算了事了么?普通以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史材是有一定范围的。这种观念,统是谬误得很。第一、要知道历史的本身,就已有一种变化。第二、要知道历史的进步,必得他种科学的帮助才行。十九世纪中药以前的历史,或者附属于文学,或者附属于神学,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历史方面有了四种新事业: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这几种事业,不过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近来新学问里面的发明,最有影响于史学的,就是史心。这个史心,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但不能发明他,而且人家发明以后,我们还不知道去利用他。此外还有不是历史家发明的二个重要的历史学说:一是动物学家 Darwin 的人类进化之说,一是地质学家 Lyell 的人类甚古之说。不料今日历史家还有不承认这种学说是有关历史的!

其实这种学说,比之最有名的历史学说,还要有影响。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普通以为未有记载以前的历史,可以不必研究的。谁知道未有记载以前,早有人类;而且非记载的史料,有时比记载的,还要可靠。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原人学等,就失去一种正确的历史眼光了。有人说现在的蛮族,无异我们同时的祖先;那么我们要明白古代人类的状况,就不能不研究现在的人类学。至于研究比较的宗教,可以明白各种宗教的起源。

至于研究社会心理学,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类文化传播的原理。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同动物肉体上相同的地方,近世比较解剖学已经证明。人类心理上,亦何尝没有动物心理的遗迹?所以我们不能不研究动物心理学,普通以为研究历史的人,那有许多工夫去研究这类科学。其实我们不必要做人类学或心理学的专家,才能利用各种新学说的。各种新科学对于人类的事业,虽不免有武断的地方;但我们断不可